

身體與自然叢書 04

從《五經》到《新五經》

楊儒賓◎著

 臺大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身體與自然叢書 04

從《五經》到《新五經》

楊儒賓◎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五經》到《新五經》 / 楊儒賓 著.
--初版--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3 [民 102]
364 面；15 * 21 公分。(身體與自然叢書；04)
含名詞索引及人名索引
ISBN: 978-986-03-6551-1(精裝)

1.五經

091.2

102006571

統一編號 1010200710

身體與自然叢書 04 主編：楊儒賓、陳昭瑛 執行主編：蔡振豐
從《五經》到《新五經》

著 者：楊儒賓
策 劃 者：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東亞儒學」研究計畫 (<http://www.eastasia.ntu.edu.tw>)
出 版 者：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發 行 人：李嗣涔
發 行 所：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http://www.press.ntu.edu.tw>)
法律顧問：賴文智律師
展 售 處：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電話：02-23659286 傳真：02-23636905
E-mail：ntuprs@ntu.edu.tw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電話：(02) 2518-0207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 電話：(04) 2226-0330

執行編輯：金葉明
助理編輯：李金縈
責任編輯：蔡錦香、劉立葳
封面設計：申朗企業有限公司 (<http://lyonfish.myweb.hinet.net>)
出版時間：2013 年 4 月初版
定 價：新臺幣 350 元整

GPN: 1010200710

ISBN: 978-986-03-6551-1 (精裝)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身體與自然」叢書序言

「身體與自然」是兩個獨立的概念的結合，這兩個現代的概念都同時有來自西洋思想及本土傳衍下來的語義內涵，我們今日使用「身體」論述，有可能來自 **body** 一詞的文化脈絡，也有可能來自於傳統所用「形」、「身」的相關意義。我們用的「自然」一詞，有可能是 **nature** 的對譯，也有可能是老莊以下的自然義。簡言之，今日學界使用的「身體」與「自然」的語彙可以說是雙源頭的，但兩個源頭的內涵都很重要。然而，雙源頭的語詞如果混淆其語義，往往會造成極大的困擾，「自然」一詞及其衍生詞（如自然主義）在人文科學領域內造成的困擾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身體」與「自然」是國內人文社會學界晚近研究較集中的熱門領域，就前者而言，它滲入到醫療史、工夫論、性別研究、隱喻論諸領域；就後者來說，它與「生態倫理」、「物質文化」、「自然書寫」等領域關聯甚深。這兩個概念所以有漸成顯學之勢，無疑的是對以往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重意識甚於身體、重精神甚於物質、重人文甚於自然的模式之反動。「身體」、「自然」是兩個獨立的概念，但它們也有可能被詮釋成在本質上即密切關聯，不管東西哲學領域，一種建立在自然基盤上的身體主體都不是陌生的概念，一種建立在身體想像上的自然圖像也都是常見的事。

新學科的建置與新學術術語的引進東方已逾百年，這股新學的巨潮給東方世界帶來極大的衝擊，其作用不下於政治革命帶來的影響。百年來，由於整體華人世界都處在動盪不安的局勢，不管是革命中心的中國大陸，或是處在東西衝突

介面的港、臺，莫不如此。前輩學者身處浪潮之中，可以平心靜氣處理箇中議題的空間較為有限。但經過百年來的吸收、積累，加上這三十年來的東亞世界相對安靜無波，甚至隱然有太平盛世的形貌。文窮而後工，學則不免需要安定的環境之支持。我們這一代學者已有較好的機會沉澱激情，與析新義，這是個很好的反省的時代。

本叢書的設計緣於兩期國科會支持的整合型計畫，因計畫總主持人任職國立清華大學，原擬委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但後來因為出版社人事變動，出書政策有所調整，叢書出版單位不能不更改。茲徵得清華大學出版社應允，本叢書改由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出版《身體與自然叢書》，其餘的編輯程序及行政事宜大體不變。我們很感謝兩校的體諒與支持，也期望海內、外學術先進惠賜文稿，玉成此系列叢書。

本系列叢書不採傳統的分類模式，著作可譯、可撰、可編；內容可文、可哲、可史；兩個詞語的內涵可採今義，也可復活古義。形式的多樣性希望帶來意義的豐饒，我們的標準只有一種：就是符合學術標準。

民國 101 年元月 楊儒賓 謹識

序

本書是一部探討理學的經學思想的著作，全書的內容雖繁，但核心概念只有一個：性命之學。李翱在晚唐時期著〈復性書〉三篇，宣揚儒家性命之書蘊含的性命之學的要素。「性命之學」一詞很容易帶來強烈的愛憎之感，這個詞彙有儒家經典的源頭，但具體形象是佛老丹道提供的。佛老丹道「性命之學」的內涵有明顯的解脫、離俗、蟬蛻的消息，後世不滿其說者，恨屋及烏，對李翱之學自然也不會有太好的評語。但本書作者相信從大方向來看，包含李翱本人以及或自覺或不自覺呼應其性命之學要求的儒者，他們提出性命之學的動機並非如屈原所說的「悲世俗之迫扼兮，願輕舉而遠遊」。他們是要給人的主體及世界的存在一個穩定而有規範性的基礎，此時期的儒學之所以名為「理學」，本書作者認為其依據在此。

理學家的性命之學是可以實踐的，但教下的實踐之學需要有經典的保證，《四書》所以變為宋明經學的核心，誠如朱子所主張的：因為它的規模完整，而且有實踐先後的步驟，便於依循修持。朱子的哲學論點在同代及後世，不斷受到質疑；但他手訂的《四書》卻始終被多數的儒者所接受，視為新的聖經。顯然，理學家對個體與世界有強烈的本體論信託的情感與追求，這種追求的共同性格遠超過了彼此思想間的歧異，他們很滿意《四書》提供的世界圖像。

《四書》的世界圖像很少受到質疑，但本書所以在《四書》外，再加上《易經》，亦非無故，筆者主要是要為一支可名為超越論的氣學保留位置。近代儒學中的「氣學」一系歧解甚多，筆者認為姑且可分為經驗論的氣學（或稱作後天氣學）與超越

論的氣學（或稱作先天氣學）兩支，經驗論的氣學姑且不論，超越論的氣學通常將其思想建立在《易經》的詮釋上，這支儒學最有可能走出理學的復性論框架，但又能成全理學所追求的全體大用的格局。從張載到王夫之，此系儒學的傳承藕斷絲連，其內涵被闡發的幅展也不夠。我個人相信這支儒學的歷史傳承與理論內涵，都還大有開拓的空間。

《四書》加上理學版的《易經》，筆者杜撰名曰：《新五經》。《新五經》當然不是已建立的通稱，而是方便的稱呼。但宋明理學的經典依據當以這五本書為主，前儒已有是說，牟宗三先生言之尤為剴切。所以就內容而言，《新五經》之說並非自我作古，而是不折不扣的接著講。《新五經》的地位極高，但不能說理學的經學即等於《新五經》的詮釋史，我們只要想到《春秋》在兩宋的地位；《孝經》在明季的作用；《儀禮》在朱子學系統的功能，我們即不宜在《新五經》與「理學經學」之間劃上等號。

本書不是學術史觀點下的理學經學史之著作，文獻之求備非本書所能及；經典的歷史社會學脈絡也不是筆者能處理的。但「經」在某種層次上，通常具有抗拒歷史化的性質，「經」的權威來自經文的開顯，它建立在應然意識的理由之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它何以形成的歷史原因之上。《新五經》的入圍名單與義理內涵是在宋代形成的，而不是亙古如是，在宋代形成的經典怎麼可能會沒有宋代的歷史痕跡？但筆者認為理學家所面臨的第一要務是如何使世界秩序全面的意義化，他們對政治失序、軍事敗北、文風不振種種的焦慮會匯聚到這些焦慮底層共屬的本體論的焦慮上去。宋代新經典形成於特定的歷史焦慮之文化風土，但它們發言的對象卻是普遍之人，因為它們問了根源性的「人與性」、「人與道」的關係的問題。由於經典的性質

使然，本書更願直接聆聽《新五經》的聲音後再加以詮釋。

本書所以將討論的重點集中在經典的文獻本身，很少牽連到歷史情境的背景，並非否認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我們如果討論宋明時期的《春秋》學或《孝經》學，大概就很難迴避宋明時期政治或社會的議題。但由《新五經》所展現的思想光譜，筆者相信從北宋到晚明，一種根源性的體系問題意識貫穿於其間，周敦頤、朱子、王陽明、劉宗周、王夫之思索共通的問題，他們彼此對話。筆者不能否認本書作者對理學家的基本關懷懷有些不合時宜的興趣，總相信他們的關懷具有普遍性的意義。理學家在人性的構造上劃分了義理之性 / 氣質之性、德性之知 / 見聞之知、先天 / 後天、性其情 / 情其性、氣象 / 光景……一連串理論的區分撐開了人性的構造，人的本質問題遂顯得既寬弘且幽深。這種闡釋開來的構造是有實踐意義的，它們引發了爾後長期的辯論與辯證的發展，這是樁偉大的理論工程。理學家討論經學的學問時難免流於經院式的爭辯，細碎而煩人。但連綿不絕的辯論也許反而印證了不同系統的理學家對性命之際、天人之際、有無之際的知識有共同的關懷，他們活在另一類的文化氛圍裡。

理學的經學著作如果在今天還有作用的話，很可能是它提供了那些形成於特定的歷史脈絡但又超越了歷史脈絡拘囿的根源性議題。大思想體系的各種思想因素之價值是不等的，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曾探討黑格爾哲學中「死」的成分與「活」的成分，勞思光先生也喜論思想體系中「開放」與「封閉」的成分。依個人的偏見，總覺得傅斯年先生昔年喜歡批評的那些「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的理學議題，經過幾世紀來的反覆試煉，冷星不熄，餘燼猶溫，時序進入新紀元後，這些議題也許反而可以提供我們「開放」的思維之火種。

本書不足以言經學研究，本書作者雖於求學時代有幸受教於孔德成、屈萬里諸先生，耳食一些經學金屑，所得實淺。然長年來，本書作者對經學的關懷始終停格在二十世紀初〈大學規程〉公布以前的時代，總覺得儒學和經學是命運共同體。兩者提供的知識超越經驗知識的範圍，其知識的性質與經驗知識的性質或許也不一樣，它們對個人與文化都有更基礎性的定位功能。臺灣自戰後到當代，學界仍能維繫經學研究最起碼的格局，這樣的堅持是有重要意義的。關懷所至，遂有議論，也自有因緣和合，本書可視為對國內經學研究同道的一種回應。本書成立的另一大半的原因很形而下，它是因應學術體制的要求所致。晚近學界他律道德當道，法網日密，指標日嚴，學者很難不與世俗通其狂惑。但由結果看來，本書恐怕仍然不免會招來「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之譏。

《新五經》是周公、孔子兩個文化突破階段的思想之結集，是幾代理學家接續詮釋之再創造，它的原則可以扼要，內容卻不可能不豐富。左派哲學史家比較黑格爾（G. W. F. Hegel）與費爾巴哈（L. A. Feuerbach）的哲學時，或認為：黑格爾的原則是唯心而抽象的，內容卻很具體；費爾巴哈的哲學起點是具體的，但它的內容卻抽象貧乏。本書消耗紙墨不少，但所要證成的內容卻只有簡單一點，不要說面對黑格爾的海納百川之龐大體系，會自慚形穢；即使只單單面對費爾巴哈，本書作者都是深感慚愧的。朱子生前一再警告學者：讀經最忌「一言以蔽之」式的大話，沒經過千山萬水的簡約，一定是要不得的化約。面對朱子的提撕，個人不是不知警覺，無奈根器淺薄，於經書義海終究只能略進一瓢，即已滿腹，本書的面貌就只能這樣呈現了。

本書各篇章大半多先在國內外的研討會宣讀過，修改後，

再收入會議論文集或期刊。發表情況如下：

第一章：〈導論：新五經的時代〉，新作。

第二章：〈作為性命之學的經學——理學的經典詮釋〉，《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第2卷第2期(2009年10月)，頁201-245。

第三章：〈積累與當下——時間隱喻下的經典詮釋〉，新作。

第四章：〈孔顏樂處與曾點情趣〉，黃俊傑(編)《東亞論語學：中國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3-32。

第五章：〈理學的仁說——一種新生命哲學的誕生〉，《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卷第1期(2009年6月)，頁29-63。

第六章：〈《孟子》的性命怎麼和天道相貫通的〉，原刊於《宋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6年)，頁425-446。後刊於《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第32卷第1期(2010年)頁1-12。

第七章：〈《中庸》怎樣變成了聖經〉，吳震(編)《宋代新儒學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學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9年)，頁490-518。

第八章：〈《大學》與全體大用之學〉，「中國哲學研究之新方向」會議論文(香港中文大學，2011年)，新作。

第九章：〈《易經》與理學的分派〉，洪漢鼎（主編）《中國詮釋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輯，頁158-182。

此次整合成書，各篇章文字多有修正。第七、八兩章原為一篇文章：〈中庸、大學變成經典的歷程〉（刊於《臺灣大學歷史學報》，第24期〔1999年12月〕，頁29-66），現經大幅修訂後，《學》、《庸》獨立分論。第三章〈積累與當下——時間隱喻下的經典詮釋〉一文原為〈水月與記籍——理學家如何詮釋經典〉（《中央大學人文學報》，第20、21期合刊〔1999年12月-2000年6月〕，頁98-132），更從改寫變成新作，此文與原作已可說沒有關連。本書各篇章發表的年分相距頗大，前後文的風格自然不能一致，論述分寸的掌握也有失衡之處，筆者雖已作了些修正，但齟齬出入勢所難免。雪泥鴻爪，他日夢痕，演變的齟齬可看出生命流變的印記，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還可以指向他日暗通理論幽處的曲徑。感謝長期支持本書的國科會、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相關的學術期刊的編委會及審查委員。本書兩份審查意見很精詳，提供筆者不少此次或他日得以繼續發展的線索，非常感謝。當然更要感謝近十年來的幾位專任助理，謝謝她們的任勞、任怨、耐心、耐煩。

從《五經》到《新五經》

目次

「身體與自然」叢書序言	i
序	iii
壹、導論：《新五經》的時代	1
一、前言：經學即理學	1
二、《新五經》的興起	8
三、《新五經》的密與顯	13
貳、作為性命之學的經學——理學的經典詮釋	17
一、前言：宋明模式的經學	17
二、性命之學的興起	21
三、體用論的思考	30
四、聖人與聖學	38
五、道統說	46
六、結論：另類的經學之意義	53
參、「積累」與「當下」——時間隱喻下的經典詮釋	59
一、前言	59
二、積累的經學	60
三、《論語》的證詞	67

四、聖經聖顯	71
五、「此也」、「這箇」、「箇甚麼」	78
六、記籍、階梯、糟粕.....	86
七、結論：規矩在良知或在經典.....	95
肆、孔顏樂處與曾點情趣——《論語》的人格世界	99
一、前言	99
二、孔顏樂處	100
三、孔顏之學	107
四、曾點情趣	111
五、兩種體用論的轉折.....	116
六、結論：體道人格的出現.....	123
伍、理學的仁說——一種新生命哲學的誕生	127
一、前言：「仁」的兩次飛躍.....	127
二、造化生機與造化人格.....	129
三、〈識仁〉篇與〈仁說〉	136
四、仁與感	146
五、「能」的世界.....	153
六、結論：一種新的生命哲學.....	158
陸、《孟子》的性命怎麼和「天道」相貫通的？	163
一、前言：人性論或性論？	163
二、天地之性的問題.....	166
三、從德性之知到乾知.....	174
四、孟子打通了天道與性命嗎？	180
五、由道德界到存在界.....	185
六、結論：刺激說的檢討.....	190

柒、《中庸》怎樣變成了聖經	195
一、前言：《中庸》的天道性命	195
二、《四書》之前的《中庸》	198
三、周、張論誠與天道	203
四、司馬光的氣化論觀點	211
五、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之氣象	218
六、程朱的苦參中和	226
七、結論：《中庸》的躍起	234
捌、《大學》與「全體大用」之學	239
一、前言	239
二、「明德」論	243
三、「格物」論	252
四、「全體大用」論	263
五、結論：不再是「大人之學」的《大學》	272
玖、《易經》與理學的分派	279
一、前言	279
二、宋儒面對的遺產	280
三、體用論的視野：以周張為例	288
四、所以然的性理觀：程朱的解釋	298
五、心學論點下的「己易」說	305
六、有元氣即有元道——理學的對立面	311
七、結語：「整體」與「本體」的爭辯	315
拾、結語：《新五經》之後	323
參考書目	327

人名索引343

名詞索引355

壹、 導論：《新五經》的時代

一、前言：經學即理學

儒學在宋代以後，其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儒學在《宋史》的記載是「道學」，後世也稱作「理學」，晚近則有「新儒學」之名目。宋代的儒學在原有的名稱外，還要被加上其他的狀詞以描述其學，可見其學確有其特性。但反過來說，理學所以仍被視為儒學，而且還被視為是儒學發展的高峰，它對儒學的要義以及其要義的載體之經典應當有相當獨特的發揮，其學乃得逐漸成型。承載儒學義理的經書所代表的學問即是經學，儒學的發展就像世上其他有經典導向的大教之情況類似，其教義方向的轉變不能不建立在經義的轉變上面。春江水暖鴨先知，經學是中國思想史思想轉換的量表，兩漢、魏晉、近世中國思想的演變無不由經學開先鋒。宋明時期亦然，宋明時期的儒學所以被今人稱為新儒學，而昔日有理學或道學之稱，乃因其時的儒家擁有另類的經學，此經學與昔日的經學可以明確地劃分。

討論宋代的經學與理學的關係時，我們容易聯想到「經學即理學」這句名言，此話出自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之口。顧炎武講經世致用之學，是清代考據學的大師，是王國維所謂「國初之學大」¹的代表人物，他的話是疏忽不得的。顧炎武反省明

¹ 此斷語出自王國維給沈曾植寫的壽文序言，參見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辰序〉，《觀堂集林》，《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亡原因時，常將禍因歸到明末的主流思潮上去，亦即陽明學要負很大的責任。相對於王陽明，顧炎武對朱子要友善多了，甚至於應該說是相當尊敬。但我們如果探究顧炎武的基本立場，不難發現他和朱子還是格格不入的，顧炎武明顯的對天道性命說不感興趣，而朱子的思想如抽離掉這個因素，朱學即無法成立。所以顧炎武雖然對朱子其人，或對朱子在文化上起的作用，深致敬意。但對朱子一生用心所在的性理之說終是有隔，所以才會跑出「經學即理學」此句名言。

「經學即理學」此名句的上下文如下：「古今安得別有所謂理學者，經學即理學也；自有舍經學以言理學者，而邪說以起」。²這段話是顧炎武在討論道的客觀性與其真理的內涵時，所下的斷語。很明顯的，此處的「即」字不能當「等於」解，因為顧炎武無意將「經學」等同於「理學」，他的立場恰好相反；此處的「即」也不是佛學或理學中常見的「兩背相合」的辯證關係，如「煩惱即菩提」、「虛空即氣」之類的「即」字，因為顧炎武無意將「經學」與「理學」當作不一不異的玄學悖論，顧炎武也沒有這種類型的思考內涵；「即」字也不是中國實踐哲學中常見的當下之直接性，如理學家常說的：「即此便是道」或禪宗所說的：「當下即是，擬議即乖」，這種「即」字往往和「當下」的語義甚或語彙結合，表示主體的直接躍起。顧炎武說：「經學即理學」，當然不是強調「經學」要當下體認、從「理學」的內涵開始著手。

上述的「即」義皆不符合顧炎武的用法，顧炎武用的「A

年），卷8，頁618。

² 語出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四部叢刊初編縮本，第372-376冊），卷12，頁2。